

蔡斌 ——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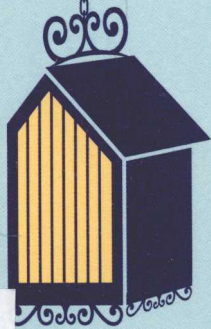
Ali Smith

(英国) 阿莉·史密斯 —— 著

纵横交错的世界

There But For The

译林出版社



纵横交错的世界



Ali Smith

〔英国〕阿莉·史密斯

著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纵横交错的世界 / (英) 史密斯 (Smith, A.) 著; 蔡斌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5.12

书名原文: There But For The

ISBN 978-7-5447-5830-7

I. ①纵… II. ①史… ②蔡…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36730号

- 书 名 纵横交错的世界
作 者 [英国] 阿莉·史密斯
译 者 蔡 斌
责任编辑 陆元昶
特约编辑 韩若宜
原文出版 Hamish Hamilton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960×640毫米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150千字
版 次 2015年12月第1版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5830-7
定 价 32.8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致 谢

本书中关于歌曲的故事来源于菲利普·菲里亚和迈克尔·拉瑟著的《美国歌曲》（劳特利奇出版社，2006），特此致谢。本书首节使用的信息来源于卡罗琳·穆尔海德的《人力货运：难民之旅》（查托与温达斯出版公司，2005），特此致谢。

感谢绮丽。感谢露西。

感谢山德拉，感谢贝基。

感谢你们，莎拉和劳里。

感谢玛丽。

感谢凯西。

感谢安德鲁，感谢特蕾西，

和卫理局的所有工作人员。

感谢西蒙。

特别致谢凯特·汤姆森。

感谢杰基。

感谢莎拉。

致杰基·凯

致莎拉·皮克斯通

致莎拉·伍德

人的本质不是追求完美，而是他有时愿意为忠诚而犯错，是他不会为推行禁欲主义而拒绝与异性友好交往，是他随时做好最终被生活打败甚至摧毁的准备，这是一个人坚持对他人之爱而必须付出的代价。

——乔治·奥威尔

因为他一生都是一个谜，他才真正地活着。

——斯蒂芬·茨威格

我讨厌神秘。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

关于经度，

除了用它标注黑暗侵蚀的时间和地点，我们还能如何盘算？

——约翰·邓恩

每眨一下眼睛都可能发现新的恩典。

——威廉·莎士比亚

事实是，想象一个男人坐在客房里的健身脚踏车上。他的外表和他人别无二致，只不过眼和嘴像是被信箱盖封住了。近看才发现，封在他眼睛和嘴上的是小小的灰色矩形条，像是旧时代的期刊在使用数字技术模糊图像或打马赛克之前，为防止暴露当事人的身份而使用的遮人眼的封条。

有时，这些条条杠杠也被用来遮挡不应该被看到的身体部位，作为对观众采取的保护措施。大多数情况下，这是为了保护当事人的身份不被泄露。而如此却似乎为那些不能言明的事件提供了佐证，给公众留下的印象只会是这些当事人的确暗中做了些卑鄙的事。

当这个坐在脚踏车上的男人移动他的头时，那些条条杠杠也会跟着动，正如被蒙了双眼的马儿在摇头时，它的眼罩也随之摆动一样。

他身旁站着个小男孩，此时两人看上去一般高。小男孩正用餐刀帮坐着的男人除掉那些灰条。

“啊哟！”男人叫道。

“我小心着呢。”小男孩说。

男孩十岁左右。头发长，刘海也不短。他上身穿一件蓝红搭配的T恤，衣前印有一只史努比，下身穿一条喇叭牛仔裤，腰上绣着黄紫色刺绣。他正在对付的那个东西，跳动着离开男人的眼睛，几乎有些滑稽地跃入

空中，撞到地面时还发出了清脆的响声。

男孩的T恤是男人第一眼看到的東西。

衣服上，用后腿站立着的史努比，胸前有个玫瑰花饰，花饰拼出“英雄”二字。史努比的上方，用黄色的史努比风格的字样印着更多字：“英雄登场”。

当男孩把男人嘴上的东西也撬开时，男人说的第一句话是：“我几乎不记得这件T恤了。”

“哈，这件不错吧。那你还记得那件写着‘拥抱猎兔犬’的橘黄色T恤吗？”男孩问。

男人点点头。

男孩说：“我穿着那件时总觉得怪怪的，但女孩子们却对我格外友好。”

男人笑着表示赞同。他低头看看自己的脚，两条灰色的矩形条分别落在了他两只脚上。他捡起其中一个，用手掂了掂它的重量。又摸了一下自己柔软的眼眶和唇边，然后把那东西重又扔到了地上，抬起手活动了一下手指。他看了看男孩的双手。

“我都忘了我的手以前是什么样的了，”他说，“看起来和你的手现在的样子很像。”

“好，既然搞定了，现在我能演示给你看了吗？”男孩问，“你现在想看吗？”

男人点头。

“行，”男孩说，“那好。”

男孩从地板上捡起两张白纸，递给那男人一张，然后拿着另外一张坐到了床上。

男孩说：“好，这样做。你手里是张平整的 A4 纸，将它对折。不对，那样折，纵向折。确保两端对齐，这样两半就刚好重合。”

“好了。”男人说。

“然后展开，它看着就像本书。”男孩说。

“好了。”男人说。

“接着叠起一个角，”男孩说，“上面的那个角，再叠另一个。像这样，就像一本书，只是这本书的上半部是三角形的。然后将折起的角面向着你往下折，压出折痕。像一个信封那般。然后在上面再折起一个角，这样外面就凸出一小部分。另一边同样。这样，你得到的就是一个钝角而不是锐角，这个钝角越大越好。”

“等等，等等，”男人说，“慢着点儿。”

“对，纸下方突出一个小三角形，”男孩说，“将这个三角形折回到纸顶端。然后沿中线向外折，不是向里，这样三角形就在外面了。保持各角对齐。然后按住顶端将它向下折出第一个翼，翻过来折另外一个翼。一定要对齐，否则折出来的飞机会失控。”

男人看着自己手中的飞机。他把它压平，之后再打开。从上方看表面，它的确像一个纸折的飞机。从下方看里面，看起来就像是日本的折纸艺术，整张纸很整齐地向内压缩，犹如一台机器。

男孩拿起他的飞机，瞄向房间最远的那个角落扔出去。

“这才是最终完成的样子。”男孩说。

飞机平稳而笔直地从男孩的手中向墙角飞去，画出优美的线。

男人心想，这相当符合空气动力学，况且这只是一张纸。它好像比折叠之前要重些。但其实没有，是吗？怎么可能呢？

然后他将他的飞机对准门旁边相反的角落。飞机的飞行路线准确无

误，不差毫厘。

男人大笑。男孩点了点头，耸了耸肩。

“看吧，一点儿不难。”男孩说。

曾经有
THERE

一个男人，他参加了一场晚宴，主餐完毕，甜点未上之际，他上楼将自己反锁在主人家的房间内。

曾经有一个女人，她在三十年前的一个夏天遇见了这个男人，他们相处了约两周时间，其间那个女人对这个男人了解甚微。那年，他们都十七岁。那之后的一些年间他们偶尔也有互寄圣诞贺卡之类的来往，但却未再见面。

现在，那个叫安娜的女人正站在锁着的房门外，门的另一边就是这个叫麦尔斯的男人，理论上来说。她抬起手臂，手正准备——准备干什么？叩门？轻声敲门？任何一点儿嘈杂之声都会惹恼这座建造完美却又了无生趣的房子，哪怕开门的吱嘎声也是一种冒犯。而且已经有所不满的女主人就站在她身后两英尺处。但是，正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革命者的老套手势，安娜举起了拳头，她已准备好制造些动静。猛捶。连敲。重击。雨点炸开般地击打。

雨点炸开？真是奇怪的表述。炸开的雨点之上^①。他给安娜留下的印象不深，但倘若他不是那种喜欢蹩脚双关语的人，他们一开始也就不会成为朋友。如果换作是他站在锁着的门外，他是不是会与安娜不同，

^① 谐音修辞，将著名歌曲《彩虹之上》(Over the Rainbow) 中的“彩虹”(rainbow) 改成了“雨点炸开”(rainblow)。

知道怎样让里面的人把门打开？他是不是会转身去逗那伸直腰板俯身躺在楼梯上看热闹的小孩——她的光脚丫踩着底楼大厅的木地板，手托着下巴，下巴已经伸到了第五级台阶；是不是会立刻找到合适的玩笑话，问那小女孩“你们都管放假的两只小蘑菇叫什么呀，有趣的家伙^①？”是不是会马上滔滔不绝地谈起“雨点炸开”出自何处之类的事情呢？

安娜身后的女主人叹了口气，不知怎的，她的叹气声听起来很深沉。紧接着是更深的寂静。安娜清了清嗓子。

“麦尔斯，”她对着门问道，“你在里面吗？”

但她声音颤抖，显得很不自在。“啊，现在，看我的”——孩子好心地讲，殊不知这好心其实不合时宜。这个很孩子气的女孩手肘撑着楼梯站起来，跑上楼来正要捶门。

“砰砰砰。”

安娜感到孩子的每一记捶门都像是捶在自己胸口。

“出来，从里面出来！”孩子叫道。

没有动静。

“芝麻开门！”孩子叫道。

敲门时她躲在安娜的胳膊下。此刻，她抬起头看着安娜。

“这句咒语能打开山边的石门，”孩子说，“故事里是这样讲的，一念咒语，石头门就会打开的。”

小女孩嘴凑到门前，又开腔了，但这次没有用力喊。

“咚咚咚，”她说，“谁呀？”

^① 谐音。蘑菇是真菌 (fungus)，该词与“有趣的家伙” (fun guys) 音近。

谁呀？

在人生的这个特定时刻，安娜·哈迪有足够的理由思考，“存在”对她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其一是她刚刚辞掉的工作。她与同事戏称她的职位是高级联络官，半开玩笑地将他们的公司称作临时工永久中心（或者，也可以叫永久性临时工中心）。

其二是几周前的某个晚上，四十多岁的她夜半惊梦，梦中她亲眼看到了她胸腔内的心脏。她的心脏因为被胎膜包裹而运作困难。那胎膜就像是由我们晨起时从眼角处清除的垢物所组成的。惊醒后，她坐起，用手按了按胸口。然后起身，走到盥洗室的镜前照了照。她还“存在”着。

这个说法让她想起在《晚报》工作的丹尼曾经告诉过她的事情。他们曾一起合作撰写了居住区居民活动的文章，而他们之间也有一段简短的私情。他是在他们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共进午餐时跟她提起的那件事。丹尼是个体贴的男人。他们的第一次是在她的厨房里。他站在她身前，非常温柔地将他的阳具展露出来，羞赧，却又充满期待，对自己的勃起略感羞愧，同时又有些自豪。她对此很满意。她那时很喜欢他。但他们都清楚，吃过两顿饭后就不会再有下一次了。丹尼已婚，妻子叫希拉，他们的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都在克莱蒙中学。安娜煮了壶咖啡，因为不知道他喜欢加什么，就把糖和奶都放在了托盘上。她将咖啡端到楼上，又重回到床上。到了一点一刻，他们还有不到半小时的相处时间。丹尼问他能否吸烟。安娜说：“既然不会有下一次，有何不可？”他笑了笑。然后他在床上翻了个身，点燃了香烟，开始聊别的。他说他能用两句话总结过去六十年的新闻业，问她是否相信。

“你说来听听。”她说。

“我发生过。我存在过。”他说。

“这不是什么稀奇事，”他说，“二十世纪中期以前，每个重要报道都会如是说：‘我发生过’。而现在会用：‘我存在过’。”

“不久就有了第三句话，”安娜说，“新世纪人们已经新添了一句：我存在过，伙计们。”他们大笑，然后喝完咖啡，穿上衣服，各自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他们最后一次交流是在几个月前，讨论了如何报道当地孩子将尿接在汽水瓶中给救济院的孩子喝的新闻。

几个月以后的那个午夜，她毫无感觉地按着自己的心脏，看着镜中的自己。她还存在着。存在的——镜中的她——是她的躯体。

两天前的夜里，这种感觉再次出现。当时正值夏天，她坐在笔记本前，家家户户都开着窗，不时从窗外传来邻居电视中在温布尔登进行的网球比赛的声音。她家的电视机也在收看同样的频道，但她把音量调得很低。那时的伦敦晴空万里，邻近的温布尔登绿草如茵，只是无法掩盖磨损的痕迹。越过笔记本能看到电视屏幕中的场景不断切换。不时传来的无法辨认声音源头的球击地声、惊呼声和失落声与她轻敲键盘的声音相伴，好像电视声带记录着的是整个外部世界。也许会出现一种叫作“网球选手精神病”的新疾病。患者认为自己始终被关注着，自己的每一个网球动作都能影响观众并引发观众与之互动。患者还相信自己的每个令人难以忘怀的瞬间都能引起他人愉悦、惊喜、失落或幸灾乐祸的情绪。兴许每一位职业网球运动员都有这种症状，那些仍然相信上帝的人或多或少也一样。这是不是意味着世界上没有这种症状的人从某种程度上讲存在感就少了，或者至少存在的方式不一样，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没那么受关注？安娜想，我不妨向网球选手的神祈祷。就像对待其他神一

样，我们不妨请这个神赐予我们世界和平，保佑我们人身安全，保佑那些死去被埋于地下、羽毛化作尘土、骨头碎为沙砾的鸟儿重生并让它们栖于窗台。让这些鸟儿按个头大小排着，小个的在前面，合唱一曲鼓舞人心的《再见，黑鸟》^①。当她还是小女孩时，她父亲经常用口哨吹这首歌，如今她已经好些年没有听过这首歌了。

这里没有人爱我，没有人懂我。

哦，那都是些多么不幸的往事啊！

是这样吗？不管怎么说，反正是有关不幸的往事。正当她准备在网上搜索歌词时，电脑上响起新电子邮件的提示音。

这封邮件很长，安娜差点把它误当作那种写着“病入膏肓，急需汇款”之类的信件。她正要点击“删除”时，注意力被邮件的抬头吸引了。“收件人”一栏的名字是正确的，但姓氏的首字母缩写是错误的。“亲爱的安娜·K”。名字所指似她非她。再有就是：这封信让她觉得超级傻气，犹如“夏天”一词曾经给她的感觉。总之这封信让她想起一本卡夫卡的书，对，弗兰兹·卡夫卡，一本陈旧的企鹅经典平装本小说。那本书脊已经弯曲了的平装本，她曾经在她十六七岁的一个夏天读过。

亲爱的安娜·K：

之所以写信给您是因为我和我的丈夫遇到了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我们真心希望您给予我们帮助。

我们想您一定认识麦尔斯·加斯。十天前我们邀请了他来家中

^① 1926年的美国歌曲，讲述一个人离开伤心之地，去往有人等他的地方。